

不辞长作半山客

钟兆云

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、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的金字招牌,把我吸引到了福建省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。

在这山旮旯里的小村庄,沿竹排码头拾级而上,花草宜人的防洪堤一眼望不到尽头,百年古樟给村民路旁的便利店投下斑驳树荫。这里紧挨休憩亭和垂钓处,人流量大,店铺的开设给游客和村民都带来便利,平时无人值守,自取自付。

秋日上午的阳光明媚而祥和,给人们舒坦的步履铺上金色。眼前,一截枯枝在店门旁掉落,随风吹出几米远,就被女店主追着捡放进门口的垃圾分类箱。一望无际,店门口和沿路上千米范围都一派整洁。一有落叶或果皮纸屑,她就会及时清理。以前可没有这么积极,常常熟视无睹,爱扫不扫,只因阿斗书记常来代劳,才弄得她不好意思,赶紧及时自扫“门前雪”,还顺手义务“包干”了周围卫生,如此美化得“绿阴如染净无尘”,倒也人如

其名。她听了表扬却显得腼腆,说村民们都是主动负责自家门前屋后的卫生和绿化。

“半山村比城里还干净啊!”眼见为实,同行不吝赞美,哪会和昔日的垃圾村联系起来呢。

“要不是阿斗书记,哪有这个风气……”旅游业给便利店带来的生意,让店主的讲述更是乐不开支。她说的阿斗书记大名叫林上斗,2015年在空军某部大校旅长任上退役后,自愿回到贫困村、垃圾村、赌博村压得抬不起头的家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,历经七年励精图治,变得美上加美驰名全国,他本人也获得了“全国最美退役军人”的表彰。年过六旬的竹排工老林编了山歌,抒发的也是村民们的心声:“原来到处是垃圾,现在半山最美丽。到处客人来游玩,坐在家门有钱来。”

七年前,村里建起垃圾处理场后,有人建议平时雇专人打扫公共卫生。林上斗想的却是,积年累岁的村债刚还,没闲钱请卫生工不说,即便雇了也非长久之计,且难保不偷工减料,他就提倡义务打扫,绝不“靠钱开道”。他对村两委说,群众不是靠干部吆喝几声就能行动的,关键得看我们如何带头。他还强调,

穿着西装革履做农村工作,和农民的距离感先像一堵墙产生了,怎指望他们亲近你、信任你、听从你呢!他平时总是留意脚下,发现哪里脏了就立马清扫,路见烟头纸屑果皮,也都顺手捡走。起初,有的村民并不理会,甚至不尽调侃。有一次,他跟在游客后面半天连捡几个烟蒂,被人好奇地问及身份,他笑称是村里的清洁工。旅长书记这样一次次低得下头,弯得了腰,动得了手,村民们看在眼里,再不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了,纷纷主动地扫街保洁。

哪儿没有偷懒耍滑者呢?林上斗和村两委干部就躬身上门代劳。三番五次后,倒让别的村民看不下去了,七嘴八张:“某某真够厉害,天天都有干部上门为他扫地。”“他那房子,一天能粘满几张苍蝇纸,敢情苍蝇能做一道菜!”“要不,我们轮流给他打扫吧,就当给阿斗书记省下时间想大事。”农民也有形式主义和自卑中的自尊,听人这么连带带喂,再懒也不敢坐享其成了,慢慢就被引导出了好习惯。林上斗及时表扬,不忘晓之积懒成荼的可怕性,还借机搬出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”的哲理,来教育这些屋里支楞着耳朵的孩子

们。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,就这样脱胎了一个新天地。

环走半山村,不管是高大挺拔的老树、四季轮值的新花,还是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莲荷,抑或是路边篱笆内外蔓延着无限山野气息的瓜菜,枝枝洁净,瓣瓣玲珑,不免让人想起王安石的诗句“茅檐长扫净无苔,花木成畦手自栽”。此等意境,诚非源于或止于花草树木和周边环境,更有心灵的相契。

乡村振兴不能光靠扫地,若无发展,谁也没心情扫马路。全村两百三十多户都入股合作社,参加“村社合一”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,陆续放心地把耕地、宅基地、林地交给村社整合,并在制度保障中实现资源共享、共同富裕。房主们以入股入股,合作社占大股并出资修缮,共同经营,按比例分红。合作社好坏都和每个村民休戚相关,谁不尽心尽力呢?几年下来,村民收入以年均十位数的百分比递增,上百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。

下榻飞檐斗拱、古色今香的望桂民宿,窗明几净,九曲回廊的天井中,一池清水可睹云霞明灭,可供日月星辰出浴。繁华人世的万千过客,倦烦了城里和红尘的熙熙攘攘,就喜欢奔着一处独好的清静而来,每日晨起感受阳光和清风扑面,并以快乐和感恩之心开启新的一天。

半山村家家户户连着公共场合日常无视的卫生死角,建筑垃圾都得到及时清理,这股洗心革面式的演变后来居上,还与文化水乳交融,天地人的风貌自是万象更新。

落雪的日子

李季

落雪的日子
和她一起出去走走
雪花飘落
有寒意笼罩
也有梅花飘香
河面冰封
水依然在冰下
不息流动

爱一个人
就要在雪天
拉着她的手出去走走
郊寒岛瘦
漫天雪花
是祝福
覆盖了脚印
也让你们一起
白了头

初冬

张燕峰

初冬。田野空旷,露出黑油油的泥土,像一位刚刚生产过的母亲,袒露着胸膛,平静而疲惫。靠近她,似乎能听到来自大地深处的心跳和喘息。那是一位母亲的心跳和喘息,均匀而酣畅,满足而欣慰。

极目远望,四野阒寂,但风是一个饶舌的妇人,总有办法让万物发声。此时,这个妇人却匿在丛菊的蕊子里,蜷缩着身子,正安静地休憩。

衰草连天。草叶已失去生命的光华,尽数枯萎,只有零星的几脉断茎,顽强地残存着。深藏于地底下的草根,耐心地等待寒冬的来临,等待一场又一场的白雪覆盖,等待春风的唤醒。野草,自然界最卑微最顽强的物种总是以她的坚韧和忍耐,给人类上最生动最深刻的生命课。

树木的叶子大多落尽,褪去装饰,朴素无华。留存枝头的几片孤零零的叶子,孤高,清绝,像是生命在坚守自己的庄严与矜持。褐色粗糙的肌肤,旁逸斜出的枝干像钢筋铁骨。

寒冬已从遥远的北国启程,跨过高山,越过大河,风尘仆仆。寒霜是先行官,奉了寒冬之令,连续几天几夜急行军。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,潜入河岸。栈道上覆盖着一层亮晶晶的白霜,摸上去砭入肌肤,踩上去脚下滑滑的,发出轻轻的吱吱声,发出被踩疼的尖叫声。可是太阳一露头,它们就不见了,像小精灵变戏法似的,逃遁无形。

大河也失去了一往无前奔腾的气势,仿佛进入了暮年,寒冷给它的喉咙上了一把沉重的大锁,不发出一点声响。只是睁着一双明澈的眼,苍凉清静,让你忍不住与之对视,试图读懂它的千言万语。夕阳残照下,暮色黄昏里,那些大河里气吞万里如虎的歌手——青蛙,哪里去了?是做了河神的囚徒沉入淤泥,还是躲在洞穴里坠入甜美的梦境了!十万残荷,凋败成海,却无颓唐之势,或伏于水面,或弯曲如弓,或傲然挺立,如水墨写意画,简静悠远。

芦苇已完全老去,曾经风华绝代的美少年,转眼成为白头老翁。披一身薄脆的黄衣,寂寥地临水而居,高而挺的躯干枯瘦。那头顶的一穗毛絮,柔软轻盈,像一片洁白的羽翼,随时等待风的召唤,弃母而去,涉水而行,寻找心中的理想国。

生命的落幕固然令人惋惜,但谁又能与岁月抗衡?在严冬的日子里,这些生命收敛锋芒,默默沉潜,忍耐等待,等待和煦的春风,等待烂漫的春天。

初冬,山寒水瘦,荒寒萧瑟。与春的万般繁华、夏的朝气蓬勃、秋的多彩绚烂相比,简淡疏阔,那是远离繁华的自适淡然,那是独对寂寞的坚守豁达。

在初冬的田野走一走,纷乱的思绪沉淀,躁动的心渐渐平复,生出欢悦,身心轻盈。



《寒岩积雪图·轴》

作者马远[宋]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马远(1140~1225),字遥父,号钦山,祖籍河中(今山西永济),生长于临安(今浙江杭州),南宋绘画大师。

马远擅画山水、人物、花鸟,山水取法李唐,笔力劲利刚阔,皴法硬朗,笔法雄奇简练。人物勾描自然,花鸟常以山水为景。与李唐、刘松年、夏圭并称“南宋四家”。他的艺术成就以山水画最为突出,特点是布局简妙,线条硬朗,标志着南宋山水画的代特色。在构图上,马远变五代、北宋以来的“全景式”,在取景上善于以偏概全,小中见大,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。故人称“马一角”,品评者多以马远的画为“残山剩水”,画面上留有大幅空白,不仅呈现出强烈的空间感,而且使近景有突出的艺术效果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别了,青石板的巷陌

田海明

夏雨猛烈而迅疾,砸在屋檐上,迸溅出水花,泻出朦胧的水帘,隔绝了我望向窗外的视线。爸从外边回来,穿着的雨衣没能挡住暴雨,浑身湿透了。进屋没停顿就抄起门后的铲子,走出去在屋檐下奋力地铲着即将要堵塞的水沟。此时,家里有壮男子的街坊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,为暴雨掩盖下的世界点染了一幅强壮有力的画面。

雨水重重地打在门口的路面上,激起水泡,大多是小的,但无论大小,都在瞬间形成、又崩裂,雨不止,它也不休。青石板发出清脆的声响,我在屋里想想,平日里的青苔或许已被洗净了。

门前过道左边的尽头正对着一家,老太太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铺在门口的煤球,口中不清楚地嘟囔着。

过道右边尽头的昌明河,撕去了平日温婉的面纱,汹涌着一头扎进涪江,河对岸,土堤上修建的民居同样朦胧在水幕中,可知而不可见。

疏通了水沟的人们陆续回家了,怕雷打坏了电视机,家家户户都关掉了电视,整个街巷

只剩下暴雨和青石板间力量的和鸣之声,单调而又有韵律。

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,太阳很快从云间撕裂了一个口子,将阳光来到街巷中,希望在下午的最后一点时间里展现自己的光芒。一切像活过来一样,各种声音突然充满耳间,夹竹桃的味道又弥漫在鼻子上。

巷子尽头的太婆嘴里骂骂咧咧地把煤球用簸箕端了出来,这次她没有把煤球挨个捡出放在地上,而是就着簸箕放在屋外,希望夏天的太阳能尽早把它们晒干。

街巷的两边都是矮矮的平房,有自己独特的飞檐斗角,走在屋檐下,总会被屋檐滴下的雨滴砸中,人们尽量靠着里走,但终究免不了被雨水把半边肩头打湿。

巷子中间有条雨道连着市场,雨道不见天日,若干年来一直没有安过电灯,这条仅容两人侧身通过的黑雨道,行走其间得随时提防两边突然打开的门。通过雨道,迎接你的是叶子烟的香气和喧嚣的叫卖声。高高的瓦顶间或镶嵌着几片透明瓦,四周依旧敞开着,雨后从外边进来的人、车将市场的泥土地面和成了稀泥,走路得更加小心。市场上什么都有,蛇药和耗子药总是排

在一块儿卖,卖黄糖的和卖汤圆粉的也搞了联营,喝茶的茶客们闲淡地和旁边剃头的人聊着天气。往市场一头走去,卖汽水的肖婆婆一年四季都守在那里,汽水5角钱,大泡泡糖1角,火柴5角钱一盒,10盒一封,很有档次的感觉。

告别肖婆婆往左走,段医诊所门口的十字映入眼帘,草药的香气混杂在润湿的泥土味里,隔壁老黄经营着一家破破烂烂的铺子,多年来老黄攒下大钱在附近给女儿买了商品房——这一度成为街坊们家长里短的话题。继续往前,走下一个小坡就回到了巷子的尽头,一棵三五个人成不能环抱的银杏树立在那里,树干下露出虬龙般的树根,在叶落季节总是有奶奶婆婆们脸叶子回去熬水,据说治疗咳嗽不错。

踏着青石板,顺着巷子又走回去,右边不知谁家的藤萝开着紫色的花,每年的春夏都趴在高高的墙头上呆呆地看着我,我也看着它,彼此凝视了十余年。

又回到了门前过道的尽头,屋檐仍旧滴着雨滴,太阳却已沉在了西山的背后。青石板的街巷,在黑夜中又沉寂了。哦,这只是我模糊记忆里的街巷,现在早已被改造的车轮碾碎了……

世界杯的魅力

韩立群

1990年世界杯我17岁,我家黑白电视14寸。记得马拉多纳无能为力的泪水。1994年巴乔横空出世,一路带着意大利打入决赛。2018年我45岁,那一年没有见到梅西和C罗相遇,遇兰西第二次举起了大力神杯。2002年我29岁,这一年中国队打入世界杯,大街小巷欢腾的场景,仿佛就在昨天。2010年我37岁,那一年小飞侠罗本单刀被西班牙门将卡西利亚斯脚尖化解,无冕之王离加冕一步之遥,却又咫尺天涯,那种落寞与心碎你懂么……

世界杯的魅力,是足球的魅力,也是成长的记忆。记忆中硬汉球员流泪的画面,不因懦弱,只因爱之深沉。当希门尼斯看着自己的国家队丧失晋级希望,还在排人墙的他难掩泪水。当英格兰点球大战不敌葡萄牙,贝克汉姆泪洒衣襟。

当作为巴西核心年少成名的内马尔,在接队友助攻打入一球后,因压力太大而掩面哭泣。世界杯的魅力,不只是一粒粒世界波与无解的魔幻进球,眼泪的力量与铁血柔情呼应,让大力神杯更有分量。

世界杯的魅力,是球星的人格魅力。梅西一人就是千军万马,他常以上帝视角神乎其神盘带过人,倒挂金钩进球,外脚背打门进球,穿裆直塞传球——超强的个人技术让所有的对手充满敬意。还有他的善解人意,对感情的执着专一,他独特的人格魅力,赋予了足球更多的意义。

世界杯的魅力,是大国小国平等对抗的魅力。人口只有400万的巴拿马,2018年第一次站在世界杯舞台上,赛前唱国歌,所有巴拿马球员的眼角,都饱含着自豪而又艰辛的泪水。小组赛面对强大的英格兰6:0落后,他们依然没有放弃,并在第78分钟利用定位球铲射破门,打入了他们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。

2022年这一届世界杯一开场,沙特阿拉伯2:1胜阿根廷,比利时1:0胜加拿大,日本2:1胜德国,而加纳这支最年轻的球队,团结又顽强,防守战术堪称完美,只是最后让C罗变成表情包的那个小偷动作,成为我想起来就笑不止的快乐。

足球江湖,哪有什么大国小国。一支队伍,凝聚力、向心力、排兵布阵、个人技术、跑位、专注度、中场换人、变化应对……其中也有命运。

我爱我的国家队。我期待什么时候14亿人口的中国足球,能够真正大牛。

这届世界杯,依然是爸爸在天堂。我完美继承了爸爸看球所有的特点,一个人就是一个球场,解说、大笑、愤怒、狂欢,各种顿足遗憾,各种指点江山,一样都不会少……

热爱足球的人们,带着独属于自己的足球江湖梦飞奔,期待着一个4年又一个4年,岁月必然让衰老来临,世界杯却拉住我们回忆永恒的青春。

一把檀木梳

邓素芳

月光从门外涌进来,闪着银色的粼光。我坐在梳妆台前,檀木梳隐发着淡淡的清香,我不禁想起大伯母来。

小时候,父母要为了养活一家人,不得不到城里打工。父亲便把我们托付给在乡下打铁为生的大伯,大伯也忙,照顾我的担子就落到了大伯母的身上。

那时候,一到夏天,我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总是寻思着弄点钱去买冰棒吃。于是,我们会在晚上到别人家摆酒席的院子去捡酒瓶,第二天一大早拿去卖,换冰棒吃。在炎炎夏日,舌尖与冰棒的相遇,便是最美的邂逅,也是这个夏天最让我期待的事。

后来,捡的人多了,街上的酒瓶子越来越少了,不知道哪个小孩提出去大伯家捡废铁,估算着卖一次抵得上一个礼拜的冰棒。于是,我们趁着大伯到临镇打铁的时候,偷偷溜进大伯打铁的地方,也不知道哪些是废铁,随便在地上捡了几块铁,胆战心惊地揣在怀里,准备拿去卖。不巧的是,我们一出门,迎面撞上回来的大伯,被当场逮个正着。大伯见状,训斥了一番,便挨家挨户把孩子送回去,顺便向家长告状,我也一路尾随大伯,希望回家的路长点,再长点。

天渐渐黑了回来。回到家,大伯的责骂声铺天盖地卷来,我的眼泪连同自尊心哗啦啦往下掉,真的希望乘着月光,到城里找打工的父母。不一会儿,大伯母回家,一边把我搂到身边,一边问发生了什么事。“这孩子,跟着其他小孩偷东西卖,然后去卖冰棒吃,赶明儿给他爸妈送回去。”大伯的话重重地锤在我的心上,我哭得更凶了。大伯母把我带到房间,我才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狼狈的模样。大伯母给我放好水,我连同一天的疲倦、不安都一洗而尽。随后,大伯母帮我把手发一点一点擦干,然后拿着这把檀木梳,慢慢地帮我梳顺,闻着隐隐的檀香,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睡过去都不记得了,那天睡得特别踏实,就跟在母亲身边一样。

第二天起来,伯母对我说:“别去想昨天的事,天热,想吃冰棒很正常,下次想吃的时候跟伯母说,我给你买。”从那以后,家里时不时就会出现冰棒,我知道,这是大伯母对我的呵护,让我在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中,依然能感受到温暖。

后来,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父母把我接回城里。离别的时候,伯母把那把檀木梳送给了我。恍惚间我真的有一种错觉,觉得中间的这些日子,风一吹就过去了。

时光流逝,转眼我也做了妈妈,在孩子犯了错时,我也学着伯母那样,耐心地教导,给孩子成长的时间。



《牡丹花瓶》文森·凡高[荷] 玛咖供图